

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湖南省重点图书

1=G 2/4

进行曲速度

田汉/词
聂耳/曲

国歌

1. 1 5 6 7 | 1 1 | 0 3 1 2 3 | 5 - | 3. 3 1. 3 | 5. 3 2 |

愿做奴隶的人们！ 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

2 - | 6 5 | 1 2 3 | 3 2 1 | 3 0 | 5. 6 1 1 |

城！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 每个人被

3. 3 5 5 | 2 2 2 6 | 2. 1 | 3. 5 - | 1. 3 5 5 |

追着发出最后的吼声。 起来！ 起来！ 起来！ 我们万众

小学版

6 5 | 3. 1 5 5 5 | 30 10 | 5 1 | 3. 1 5 5 5 | 30 10 | 5 1 |

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！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！

主编 / 向心

5 1 | 5 1 | 1 0 ||

前进！ 前进！ 进！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湖南省重点图书

国歌

(小学版)

主编 / 向心

诗 / 皇泯

文 / 蒋漫征

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歌(小学版)/向心主编. —长沙: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 9

ISBN 978-7-5648-0046-8

I. 国… II. 向… III. 爱国主义教育—中国—少年读物 IV. D 647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52638号

国歌(小学版)

◇向心 主编

◇策划组稿: 周玉波

◇责任编辑: 刘苏华

◇整体设计: 周基东

◇责任校对: 蒋旭东

◇出版发行: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地址/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/410081

电话/0731. 88884020 传真/0731. 88873073

◇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◇印 刷: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

◇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◇印 张: 4

◇字 数: 58千字

◇版 次: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
◇书 号: ISBN 978-7-5648-0046-8

◇定 价: 6.00元

* 著作权所有, 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, 违者必究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(义勇军进行曲)

1=G $\frac{2}{4}$
进行曲速度

田汉/词
聂耳/曲

(1. 3 5 5 | 6 5 | 3. 1 5 5 5 | 3 1 | 5 5 5 5 5 5 | 1) 0 5 | 1. 1 |

起来！不

1. 1 5 6 7 | 1 1 | 0 3 1 2 3 | 5 5 | 3. 3 1. 3 | 5. 3 2 |

愿做奴隶的人们！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

2 - | 6 5 | 2 3 | 5 3 0 5 | 3 2 3 1 | 3 0 | 5. 6 1 1 |

城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被

3. 3 5 5 | 2 2 2 6 | 2. 5 | 1. 1 | 3. 3 | 5 - | 1. 3 5 5 |

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。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我们万众

6 5 | 3. 1 5 5 5 | 3 0 10 | 5 1 | 3. 1 5 5 5 | 3 0 10 | 5 1 |

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！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！

5 1 | 5 1 | 1 0 ||

前进！前进！进！

目 录

序 曲 生命的呐喊 | 001

第一章 低沉的前奏 | 005

第二章 民族的共鸣 | 011

第三章 锋锐的音符 | 016

第四章 战斗的号角 | 022

第五章 起伏的旋律 | 03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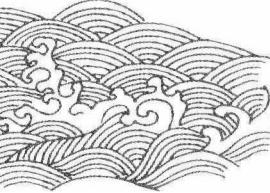
第六章 血泪的交响 | 037

第七章 宏伟的乐章 | 043

第八章 艺术的和弦 | 049

第九章 激昂的合唱 | 053

尾 歌 永远的歌声 | 059



序曲 || 生命的呐喊

从唐古拉山脉流过来的长江，汹涌澎湃……我倾听了六千三百公里。

我只听到——

沱沱河的雪水，冷入湍急的清冽，透出刺骨的凄凉。

通天河弥漫的云雾，在光溜溜的石头上，在白花花的浪尖上，游牧迷茫。

金沙江边，一路黄皮肤的光脊梁，滴下一粒粒汗珠。一粒粒辛酸，在脚印里“嗨哟，嗨哟哟哟”地叫喊。

扬子江中，黑眼睛荡起桨，一声长吁一声短叹，一声声欸乃泪汪汪。

我，唯有站在崇明岛上，听泪，听东海。

从巴颜喀拉山淌下来的黄河，气势磅礴……我倾听了五千年。

我只听到——

青藏高原长年累月转动的经筒，在“唵嘛呢叭咪吽”的梵唱中，轮回着对上苍的虔诚。

“山峁峁高来圪梁梁长……热身身睡在这荒沙滩……”大风一样刮过黄土高坡的信天游，吆喝着大地贫血的荒凉。

河套平原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牛羊一声长哞，鲜嫩的青草嚼出苦涩的盐碱。

洪涝，冲积华北平原，浊浪，挟裹着黄沙……淤泥、沼泽，搁浅了年久失修的船。

我，唯有坐在羊皮筏子中，听血，听渤海。

夸父追日，一个不知疲倦的神话，在亚洲大陆东部种植阳光，收获的却是无边无际的黑暗。

嫦娥奔月，一个没有皱纹的传说，在太平洋西岸波涌皓月，荡漾的却只有无穷无尽的忧伤。



时间之上，云水苍茫。

盘古开天辟地的利斧，在光斑里，锈蚀。
神农氏尝遍的百草，疗不好东亚病夫的伤。
盛唐诗韵，将千年的月色，凝成了百年的寒霜。
宋词声律，在潇潇雨歇的《满江红》词格里，填空音韵婉转的哀怨和惆怅。
历史，背转身，一声仰天长啸，留下一串飘逝的倒影——
秦皇汉武远去，唐宗宋祖远去，成吉思汗远去……
文明之邦，竟成了放牧野兽的草场。
炎黄子孙啊，那高高扬起的皮鞭，却重重地、重重地抽打在自己的身上。

阳光之下，遍体鳞伤。

出使西欧和俄罗斯的李鸿章，临时拼凑《李中堂乐》，用古典的宫商角徵羽，在平平仄仄里，寻找蹩脚的颂歌。

祈求上苍保佑的《巩金瓯》，颁布仅仅六天，便匆匆赶赴黄泉，那纷纷扬扬的纸钱，为还想再活五百年的清廷，飘零一路送葬的哀歌。

高呼《中国雄踞天地间》的袁世凯，复辟帝制的黄粱美梦，刚刚落枕，就在军阀割据的刀光剑影中，成为被唾弃的白沫……

泱泱大中华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^[1]，没有唱响一支真正的国歌。
夏商的磬、周秦的缶、晚清的暮鼓晨钟，敲不出经久不衰的声音。

长江啊，在人心涣散的拉纤号子中，流淌血泪……
黄河啊，在内忧外患的礁丛险滩上，晾晒涛声……



[1]这一数字是习惯上的概指。是指不包括海洋国土面积的陆地国土面积。



引申阅读

中国历史上的国歌



△1896年的李鸿章

1896年，清朝政府派遣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罗斯作礼节性访问，在欢迎仪式上要演奏来宾的国歌。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当时根本就没有国歌，于是临时找了一首适合清政府口味的七绝诗加以改编，配以古曲，作为国歌临时使用。歌词为：“金殿当头紫阁重，仙人掌上玉芙蓉，太平天子朝天日，五色云车驾六龙。”因为李鸿章最早使用此曲，后改称《李中堂乐》。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首国歌。

1906年大清帝国陆军部成立后，确定了一首陆军军歌《颂龙旗》，于是，在海外需要演奏国歌时，就用这首军歌权代国歌。歌词是：“於斯万年，亚东大帝国！山岳纵横独立帜，江河漫延文明波；四百兆民神明胄，地大物产博。扬我黄龙帝国徽，唱我帝国歌。”

1911年清政府效仿西方诸国宣称“立宪”，以谕旨形式颁布了国歌，歌名叫《巩金瓯》，严复作词，名义上爱新觉罗·溥侗谱曲，曲谱实际来自康熙时期的皇室音乐，郭曾忻修订。歌词是：“巩金瓯，承天帱，民物欣凫藻。喜同袍，清时幸遭，真熙皞，帝国苍穹保。天高高，海滔滔。”颁布仅6天，辛亥革命爆发，《巩金瓯》成了清王朝的葬歌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首国歌。

1912年1月1日，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。2月，临时政府公报刊出了由沈恩孚作词、沈彭年作曲的《国歌拟稿》。歌词是：“东亚开化中华早。揖美追欧，旧邦新造。飘扬五色旗，民族荣光，锦绣山河普照。我同胞鼓舞文明，世界和平永葆。”曲调昂扬流畅，歌词通俗凝练。这是我国第三首国歌。

1915年，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，由其政事堂礼仪馆制定了一首国歌，歌词是：“中华雄踞天地间，廓八埏，华胄从来昆仑巅。江湖浩荡山绵连，勋华揖让开尧天，亿万年。”这首歌曲虽短小精练，但宗旨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，刚露面即被护国运动的滚滚浪潮淹没。

1919年，北洋政府决定选用赵元任作词作曲的《尽力中华歌》为“代国歌”。这首歌强烈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风格，琅琅上口，易学易记，歌词是：“听！我们同唱中华中华！听！君不闻亚东四万万的中华中华！来！三呼万岁中华中华！都同声同气的同歌同调中华中华！”可惜，这首“代国歌”未能扶正。

1926年，广东革命政府开始北伐，同时选定《国民革命歌》为“代



△临时大总统孙中山



△袁世凯称帝标准像



△1927年1月1日，武汉各界庆祝北伐胜利举行阅兵式



△黄埔军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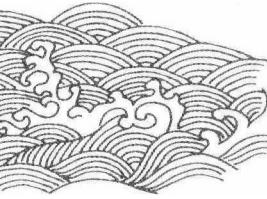


△开国大典

国歌”。这是一首在大革命时期家喻户晓的歌曲，它的歌词是：“打倒列强，打倒列强，除军阀，除军阀。努力国民革命，努力国民革命，齐奋斗，齐奋斗。工农学兵，工农学兵，大联合，大联合。打倒帝国主义，打倒帝国主义，齐奋斗，齐奋斗。打倒列强，打倒列强，除军阀，除军阀。国民革命成功，国民革命成功，齐欢唱，齐欢唱。”它的曲调来自一首法国民歌，歌词则由黄埔军校政治部集体创作。但《国民革命歌》后来未能取得国歌地位。

1927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，将《三民主义歌》作为党歌颁行全国。它是以黄埔军校的训词为歌词，由程懋铭作曲。歌词是：“三民主义，吾党所宗，以建民国，以进大同。咨尔多士，为民前锋，夙夜匪懈，主义是从，矢勤矢勇，必信必忠，一心一德，贯彻始终。”1930年，国民党政府决定在正式国歌未制定以前，可以党歌暂代国歌。该歌歌词主题突出，内容厚重，但将党歌改为国歌这一做法，遭到不少有识之士的质疑，并不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。

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，才有了真正代表劳动人民心声和意志的国歌——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它是电影《风云儿女》中的主题歌，歌词由著名诗人、剧作家田汉1935年在上海白色恐怖下挥笔疾书而成，人民音乐家聂耳饱蘸激情谱曲。旋律雄伟激昂，富有号召力，节奏简洁，似冲锋陷阵的脚步，唱出了中华儿女觉醒奋起的最强音。这支歌很快唱遍全国各地，成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、共御外侮的战斗号角。



第一章 || 低沉的前奏



1 ▲

鸦片烟枪，吞云吐雾，喷射不出文明古国的火药。

甲午风云，在黄海的鱼雷阵中，迷失了创造发明的指南针。

一纸《马关条约》，辽东、台湾、澎湖……散落一串珍珠。

渤海和黄海在屈辱中，波动两颗巨大的泪——

一滴是忍气吞声的软弱，一滴是落后挨打的心酸。

日月潭，从天堂流落到地狱。

北边圆圆的太阳，像滴血的弹孔；南边弯弯的月牙，像剜心的尖刀。

外婆的澎湖湾，太阳旗下无阳光。

布满沧桑的沙滩上，夜色，吞没了星星和月亮，闪闪烁烁的萤火，点不亮煎熬的时光，只有那一串串饱含风霜的脚印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呜咽……

清王朝的长辫子再长，也甩不脱傀儡的瓜皮帽。

东亚病夫，病入膏肓，哪有底气亮开精气神？唯有佝偻地捂着胸口，在罂粟呛人的叹息中，不停地咳嗽。

咳出，滴血的仁慈。

英法联军，圆明园——喋血，剔骨。尔后，焚烧一片欲盖弥彰的火，为贪婪和野性，御寒取暖。

咳出，失土的谦让。

被不平等条约割让的国土，在入侵者蔑视的眼中，宛如毫不经意地拔掉了几

根鸡毛。

辽阔的鸡形土地，仅仅只有一个满洲国，哪能满足得了军国主义扩张的欲望。
东北三省嘛，一只鸡头，还不够一碟“咪西咪西”的下酒菜。

“啧啧！啧啧！啧啧啧！”

抹一把油渍渍的嘴巴，又将东洋刀指向了热河、察哈尔和长城……



2 ▲

1931年9月18日。

昏睡了百年的中国，又瞌入疲惫的梦境……

一弯月，清瘦了天空，一弯摇篮，盛满了祖母轻轻的哼唱。

孙儿，衔着津津有味的食指，一个翻身，倒扣老掉了牙的童话。

丈夫抱着高粱酒坛，鼾醉如潮。

妻子侧倚在土炕边，收拾碗筷的“丁当”，仿佛放下泊岸的锚链。

透过那一线临窗的月光——

我看见，产妇敞露洁白的双乳，半寐着眼睛。

我听见，婴儿睁大黑色的眸子，咬着干瘪的乳头，巴嗒、巴嗒……

一种清贫而安详的声响，静出。

北中国。

有几只晚归的宿鸟，在不祥的预感中，抖动风雨前的羽毛。

而巢，恰似淤积黑色素的额头痣，安然秃立于枯枝上。

22时20分。

一声蓄谋已久的爆炸，凌空轰响。
电光石火，刺穿如铅的夜色，却如雨，轻描淡写地，飘落、飘落……

以唇相讥，难免从齿缝间溅出一滴馋水嘛！
一滴馋水，胃口又不大，仅仅只是溅湿了小小的、小小的鸡冠。
南满铁路柳条湖村一段。北大营火药库。
冲天的火光，映亮冠冕堂皇的阴谋。

枪声如毛毛雨。
炮声如毛毛雨。

“哟西哟西”，这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滋润。
松花江，淌血的滋润？
东北平原，渗血的滋润？



3 ▲

“九一八”。
风声鹤唳，云笼雾罩。
满目疮痍的九州，那还未竣工的土坯房，那来不及收割的庄稼，那鸡那鸭那
耕牛那骡马，那草那树那石头那土地，那豸那虫那飞禽那走兽……又遭炮火的烫、
东洋刀的砍。
炮火，烫卷的难道只是满清遗少的长辫？
东洋刀，砍伤的又岂止是“不抵抗政策”的指尖？

残月，惨白。

一如被魔爪撕扯得衣衫褴褛的少女，裹着夜色的大氅，半遮刘海的面庞，在淫荡的狞笑里，裸裎一抹惊恐的羞色。

暖被中的士兵，从裸梦中惊醒。
枪，来不及上膛，盔甲，丢弃于营房。
瑟缩软肋的魂魄，如萤火，战战兢兢于荒山野岭。
四面楚歌，姑息的剑。
逃亡，一路赤裸裸的逃亡，一路无颜的溃退……
脚印，盛血。

血。
舌头抵在牙齿上，不说话，渗血。
血。
打落牙齿往肚里吞，不泣声，吐血。

4 ▲

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
那里有森林煤矿，
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
高粱，在长白山那深深的火山峡谷，抬起昏沉的头，自焚。
森林，在兴安岭那高高的黄岗梁上，伸直酸楚的腰，焦灼。
松花江，流淌一江忧郁；镜泊湖，静泊一湖悲伤。
旋涡，深入水的内心，潜流生生不息的抗争。
沉默的煤，在大地深处，蕴藏能量，蓄积着忿懑。
地火，蛇行于阴暗的矿洞、窄窄的巷道。

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
那里有我的同胞，
还有那衰老的爹娘。
华夏病危，天空，却贴上了一剂倭寇的膏药。
那可是用我同胞血肉熬成的膏药哟！
太阳，淤血。
家园残败，大地，却围上了一圈枪炮的篱笆。

那可是圈养着我爹娘苦难的篱笆哟！
荆棘，丛生。

“九一八”，“九一八”！
从那个悲惨的时候，
“九一八”，“九一八”！
从那个悲惨的时候，
脱离了我的家乡，
抛弃那无尽的宝藏，
流浪！流浪！
整日价在关内流浪！
白山，荒凉得愈来愈惨白。
黑水，沉郁得愈来愈黯黑。
负重的男人和忍辱的女人，拖儿带女，背井离乡。
一根打狗棍，成了乞讨的拐杖，从关外到关内，一路逃荒的脚印，一路饥肠辘辘的叩问——
圆圆的大豆：没有播种，哪有收获，粮食在哪里？
深深的煤矿：没有开掘，哪能发热，温暖在哪里？
温饱，瘦成一叶单薄的浮萍，在无根的涟漪里，随风漂泊……

哪年，哪月，
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？
哪年，哪月，
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？
爹娘啊，爹娘啊！
什么时候，
才能欢聚在一堂？

没有太多的奢求，我只想赤脚走在生我养我的田垄小路上，挥动牧鞭，吆喝暮归的牛羊；

没有太大的企望，我只想推开自家那吱吱呀呀的柴扉，盘坐在土炕上，吸一袋旱叶子烟；

没有太远的梦想，我只想坐在山冈的草坡上，数一数天上的星星，眺望一轮圆圆的月亮；

没有太高的期待，我只想偎依在爹娘的膝下，抚摩衰老的皱纹，叫一声爹，喊一声娘！

没有太多太大太远太高的奢求、企望、梦想、期待啊！我只想，只想回到自己的家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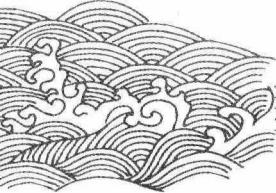


火烧圆明园

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，建于明朝。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年），清朝康熙帝把该园赐给四子胤禛（后来的雍正帝），并赐名圆明园。经雍正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5位皇帝150多年的经营，集中了大批物力，役使了无数能工巧匠，倾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，把它精心营造成了一座规模宏伟、景色秀丽的离宫。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、听政，处理军政事务，因此也称“夏宫”。圆明园周围连绵10千米，由圆明园、万春园、长春园（绮春园）组成，而以圆明园最大，故统称圆明园（亦称圆明三园）。圆明园内珍藏了无数各种式样的无价之宝、极为罕见的历史典籍和丰富珍贵的历史文物，如历代书画、金银珠宝、宋元瓷器等，堪称人类文化的宝库之一。

火烧圆明园，这是人们说惯了的一个提法。其实，火烧圆明园的真正概念，是火烧京西皇家三山五园，焚毁的范围远远比圆明园大得多。这三山五园是：万寿山、玉泉山、香山三山，清漪园、圆明园、畅春园、静明园、静宜园五园。

历史上侵略军火烧圆明园有两次。第一次火烧圆明园是清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英法联军入侵北京。1857年10月6日，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，立即疯狂地进行抢劫。10月11日，英军派出1200余名骑兵和一个步兵团，再次洗劫圆明园。10月18日，3500余名英军冲入圆明园，纵火焚烧，大火三日不灭，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、静明园、静宜园、畅春园及海淀镇等均被烧成一片废墟。安佑宫中，近300名太监、宫女、工匠葬身火海。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，本意是将其夷为平地，但是由于圆明园的面积太大，景点分散，而且水域辽阔，一些偏僻之处和水中景点幸免于难。据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冬查勘，园内尚存有建筑13处。如圆明园的蓬岛瑶台、藏舟坞，绮春园的大宫门、正觉寺等。第二次火烧圆明园是清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再次放火烧圆明园，使这里残存的13处皇家宫殿建筑又遭掠夺焚劫。



第二章 || 民族的共鸣

1 ▲

铁蹄下的东北——

如临深渊的悬崖，萧瑟于云缠雾绕，站不稳古老的脚跟。

而水，被碎裂的薄冰割伤，幽怨的凝滞着，无法抵达彼岸的村庄。

我刀耕火种的高粱、小米和大豆，被逼成供养野兽的细粮，而那榨干了血汗的豆粕，却成为我果腹的粗粮。

柔软的棉花，柔软不了狼子野心。

秸秆编织的“更生布”，粗糙，坚硬。

粗糙了皮肤，坚硬了骨气。



生与死还在搏斗，存与亡还在较量。

热河，热河，热河……

热河，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又在军国主义欲火中烧里告急。

攘外必先安内。

“撤”——带传染病菌的痢疾，瘟疫般蔓延。

上吐下泻，倒垸决堤般，一泻千里，溃退，不可遏制。

溃退，溃退，再溃退……

关东军，就像清朝末代皇帝的太上皇。

夏天有点热，就到热河行宫避一避暑，免得摇那阿谀奉承的鹅毛扇。

皇宫里一个饱嗝，当然要溜达到郊外，狩猎悠闲。

雅兴所致，剔一剔牙缝，尝一尝野味，打一打牙祭。

热河守军，用不着“木兰秋”围猎的马嘶、箭响，仅仅鬼子兵轻轻地、轻轻地一嘘声，便席卷遍地黄叶。

华北，成为惊弓之鸟，挡不住“死了死了”的狞笑。

逼至绝境的挣扎，也只有惊回眸时，瞳孔扩大，带血。



长城，危在旦夕！
中国，危在旦夕！

城砖，风化、剥蚀、松动于冷火硝烟。
一遭侵袭，就漏风。
但那参差不齐的缺口，坚如利齿。

斑斑驳驳的城墙，已在偃旗息鼓的懈怠中，丛生绿苔。
一不小心，就打滑。
只有那墙缝中斜出的草，风生如剑。

千年的硫、硝、炭，不再冶炼长生不老的笑话，一粒“仙丹”就是一颗地雷。
在百年耻辱中潮湿、发霉的火药，终于被按捺不住的星星之火，引爆。

抗战第一枪，凝聚着四万万同胞的愤慨，穿越历史的时空，逼近 1932 年 1 月 28 日零点的黑暗……

在上海。在闸北。
聚集同仇敌忾，聚焦雪亮的瞳孔。
十九路军将士，屏息凝神，扣动扳机，最地道的粤语，威风凛凛——
豺狼来了，等待豺狼的只有猎枪。

蒋光鼐、蔡廷锴、戴戟……燃烧成一方方长城砖。
抗日救国会、抗日义勇军、抗日先锋队……锻造成一垛垛烽火台。
中华民族，用血肉筑起一座新的万里长城。

